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八十二

左編

臣類　名臣

漢龔勝　節義

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同郡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

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勝年老被病王莽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嬋等吾受漢家厚恩亾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栢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七十九矣

唐安金藏

唐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藉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

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藏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却納五藏以桑白皮為線縫合傅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停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神龍初母喪葬南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廬之側季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鑱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為榮卒

配享肅宗廟廷大曆中贈兵部尚書謚曰忠以子承恩爲廬州長史中和中又擢其遠孫敬則爲太子諭德

唐顔眞卿

顔眞卿字清臣京兆萬年人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既長博學工文章事親孝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寃獄久不決天且旱眞卿辯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

當處境看對頭

備

古云閑號聚子何似其人熱公之謂乎

吉溫以私怨搆中丞宋渾謫賀州眞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蔡爲東郡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眞卿度必叛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丁壯備倉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叅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眞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有静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分總部伍大饗

士城西城門慷慨泣下衆咸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郡遣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眞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眞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萼曰聞公首奮裾唱大

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之以爲腹心他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眞卿爲出兵六千肅宗已卽位靈武眞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時軍費困竭李蕚勸眞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叅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眞卿謀於衆曰賊鋭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論敗軍罪吾死

不恨至德元年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日當闕不敢乘趨出棰柄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躄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

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舍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奏論、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小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其言虛妄、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

使衆人謂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為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命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猲蝎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為姑息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裒嘯不遑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

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每知懼而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飾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時

喪亂後典法湮放眞卿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及盧杞益不喜數遣人問方鎭所便將出之眞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眞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眞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捍

亦一見

麾其衆退乃就舘逼使上疏雪巳眞卿不從乃詐遣眞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眞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宴眞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眞卿叱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眞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擧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巳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

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傳將阬
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
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慨哭投地會其黨周曾
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
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
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
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爾與元後王師
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於庭曰
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
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

有詔責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爾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六嗣曹王皇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頵護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謚文忠

唐段秀實

段秀實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沉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摘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詧討護密有功

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諶、令諶怒、召農責曰、我畏段
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
曰、乃我困汝、卽自裂衣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
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諶曰、汝誠人乎、涇州野
如赭、人饑死、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誠信大人、惟
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
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諶大愧流汗、曰吾
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吐蕃寇邊、戰監倉師
不利、馬璘爲虜隔、不能遠、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
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耶、乃悉

城中士使鋭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帝悅賜第一區、還之鎮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迎秀寔、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寔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爾。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

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灑面匍匐走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劉海濱何明禮靈岳等皆繼爲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竭不垂涕悵悵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愼毋納至岐泚固致大綾三百秀實家人拒不聽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常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

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爲爪牙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爲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謚曰忠烈

唐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弛遷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耻將翦落支黨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挻外脅羣臣內侮天子蕡常痛疾大

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
於庭賁對策大略云伏惟陛下思祖宗開國之勤念
春秋繼故之誡明法度之端杜纂弒之漸遠刀鋸之
賤親骨鯁之直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外
專陛下之命內竊陛下之權威攝朝廷勢傾海內羣
臣莫敢指其狀天子不得制其心禍稔蕭牆姦生帷
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此宮闈將變也臣謹
按春秋定公元年春王不言正月者春秋以爲先君
不得正其終則後君不得正其始故曰定無正也今
忠賢無腹心之寄閹寺專廢立之權陷先帝不得以

正其終致陛下不得以正其始况天子未立郊祀未修將相之職不歸名器之宜不定此社稷將危也臣謹按春秋玉札子殺召伯毛伯春秋之義兩下相殺不書此書者重其顓王命也夫天之所授者在命君之所存者在令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也侵其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將傾也臣謹按春秋晉趙鞅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有不達人臣大節而首亂者將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而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典刑不繇天子征伐必自諸侯此海內之將亂也臣

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對嗟伏以爲過古晁董而畏中官𣊓眦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慨嘆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于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齪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今蕡所對敢空臆盡言防閑時政之安危又引春秋爲據漢魏以來無與蕡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戶籍籍歎其誠鯁至于垂法謂蕡指切左右畏近臣銜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于今況

臣所對。不及賁遠甚。內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賁直。及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賁當大和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上。復掃除之役。遂罹譴逐。身歿異土。六十餘年。正人義夫。切齒飲泣。比陛下幽東內。幸西州。王室幾喪。使賁策登用。則杜漸防萌。逆節可消。寧殷憂多難。遠及聖世邪。今天地反正。枉䰟憤齒。有望於陛下。帝感悟。贈賁左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云。

宋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縣。

虞城多姦猾，喜寇盜，犀浦民弱而馴，航爲政寬猛急緩不同，兩縣皆治，知宿州，接伴夏使，使者多所要請，且欲服毬文金帶入見，航皆折正之，爲河南監牧使，持節册夏主秉常，凡例所遺寳帶名馬，却弗受，王師西征，徙知陝府，時倉卒軍興，餽餉急切，縣令佐至荷校督民，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更以辦，終太僕卿，安世少時持論已有識，航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府，有所闢，每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安石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

以爲未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爲人利乎若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彥博默不應他日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調洛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吳守禮將按之問於安世安世云無之守禮爲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寔貪而吾不以誠對吾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揚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諸理意乃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薨宣仁太后問可爲臺諫于呂公著公著以安世對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世言祖宗以來

大臣子弟。不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務快私意累聖之制掃地不存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因歷疏文彥博以下七人皆耆德魁舊不少假借意惇以强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會吳處厚解釋確安州詩以進安世謂其指斥乘輿犯大不敬與梁燾等極論之竄之新州民間謹傳宮中求乳媼安世上疏諫曰陛下富於春秋未納后而親女色願太皇太后保祐聖躬無溺於所愛而忘其可欲明日后留呂

大防告之故大防退召給事中范祖禹使達旨祖禹固嘗以諫於是兩人合辭申言之甚切初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議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卞將必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衍諷使者過安世脅使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來勸安世自爲計安世色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即死依此行之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梅二十里嘔血

而天斃，安世得免。昭懷后正位中宮，停卞袞前諫孔邪事，以爲爲后設犇。鄒浩既貶，詔應天少尹孫鼛以檻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鼛乃還。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鼎。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卒，年七十八。嘗與其徒馬永卿言行已出處，且曰：紹聖初，其謫嶺表，既到嶺上，北望中原，慨然自念奉父母遺體而投炎荒，恐不生還。忽憶司馬公語云：北人在瘴烟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是日遂絕，至於今更不復作。且

大丈夫自誓不為則止爾何必用術也趙清獻亦本朝名臣欲絕慾不能乃掛父母之畫像於臥牀中自以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具冠裳臨視不亦瀆乎昔陶潛賦歸去來即徑歸而王羲之乃自誓於父母墳前且仕宦豈是不好事但看行已如何爾若仕宦有益於社稷生靈其勝獨善一身多矣蓋安世年既老聲賢凋喪略盡巋然獨存而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心服其賢求得小吏與黙嘗趨走前後者使書來啖以即大用黙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若吾為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

一縣墨與常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還其書不答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至安世則曰器之眞鐵漢不可及也安世嘗因言軾曰士大夫只看立朝大節如何若大節一虧則雖有細行不足贖也安世歿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家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宋鄒浩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蘇頌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累歲哲宗親擢爲右正言有請以王安石三經義發題試舉人者浩論其不可而止陝西奏

邊功中外皆賀浩言先帝之志陛下成之善矣然兵家之事未戰則以決勝爲難既勝則以持勝爲難惟其時而已苟爲不然將棄前功而招後患願申敕將帥毋狃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欺輕重不平浩言初旨但分兩等謂語及先帝并語言過差而已而今所施行混然莫辨願加省察以爲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無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

有仁祖故事蓋郭后與尚業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別嫌所以爲天下萬世法也陛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嘆以爲國家不幸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覩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爲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所以爲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後宮故也祥

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英甲族故也又況貴人寔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迥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宜制之後霖雨飛雹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望不以一時改命爲難而以萬世公議爲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邪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十安惇繼請治其祖送者

王回等徽宗立函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司諫又言陛下會繼神宗之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稽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郎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初哲宗一子獻愍太子茂昭懷劉氏爲妃時所生帝未有子而中宮虛位后因是得立然纔三月而夭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

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再謫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高宗即位詔曰浩在元符間任諫諍危言讜論朝野推仰復其待制又贈寶文閣直學士賜謚忠

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晝字承君陽翟人樞密使况之從子以任爲校書郎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門遣客見晝以測其意客問晝近讀何書晝曰吾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之句爲志完發也客言於浩浩折簡謝曰承君辭甚苦因約相見晝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爲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於浩差若相親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而以病歸詐卽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浩茲然自失嘆謝曰君之贈我厚矣

𢌿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荆湖俗用人祭鬼𢌿捕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

浩將諭之啓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餞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詣詔獄衆爲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寔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誚之其畧曰客問鄒浩可以爲有道之士乎主人曰浩安得爲知道雖然寺于此時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

之尚足爲來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方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册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是時得罪必不若是酷以貽老母之憂矣嗚呼若浩者雖不得爲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爲聖人之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八十

左編

臣類　名臣

宋陳瓘　節義

陳瓘字瑩中南劍沙縣人一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賢每事加禮而瓘則知其心術常欲遠之撒攝通判明州明州職田之入厚瓘不取盡棄於官以歸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也天子待公爲

政敢問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勢無急於此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紬徽宗卽位召爲左司諫瓘議論持平嘗云人主託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惟極論蔡卞章惇安惇邢恕之罪時

皇太后已歸政。璀言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璀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䟽知無為軍明年遷為著作郎遷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璀語子正彙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意私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將投之以決去就汝其書之但郊祀不遠彼必不相容則澤不及汝矣能不介於心乎正彙願得書且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辯

移時至箕踞評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
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矍然改容信
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正彙在杭告蔡京
有動搖東宮迹杭守蔡薿執送京師先飛報書告京
俾爲計事下開封府制獄併逮瓘尹李孝稱逼使證
其妄瓘曰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瓘固嘗論之於諫省
亦不待今日語言間也內侍黃經臣莅鞫聞其辭失
聲歎息謂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
正彙猶以所告失實流海上瓘亦安置通州瓘嘗著
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

變亂是非不可傳信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璟徙台州宰相命凶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璟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邪械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璟曰然則何用如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慚揖使退所以窘辱百端終不能害宰相猶以械爲怯而罷在台五年纔復承事郎帝批進目以爲所擬未當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才居汳州復

有諂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楚瓘平生論京卞皆披摘其處心發露其情慝最所恨忌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宣和六年卒高宗謂輔臣曰陳瓘昔爲諫官甚有讜議近覽所著尊堯集明君臣之大分合於易天尊地卑及春秋尊王之法王安石號通經術而其言乃謂道隆德駿者天子當北面而問焉其反經悖理甚矣瓘宜特賜諡以表之諡曰忠肅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䟽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盖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

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
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鶚悚即白時宰
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誣盡抹之說不能盡行
由有此迹不可泯也瓘嘗爲別試所主文林自謂蔡
卞曰聞瓘欲盡取史學而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
是而動搖荆公之學也卞旣積怒謀因此害瓘而遂
禁絕史學計畫已定唯候瓘行取士求疵立說而行
之瓘固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
王氏之學者下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稽
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揉則勢必相激史學

往往遂廢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快目前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數日乃得見因跪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宗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萬里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宋陳東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蔡京王黼方用事獨東無所隱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爲已累稍引去以貢入大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彦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挑開邊隙宜誅六賊

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社而京黼貫等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有變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中都百需悉取給焉京黼等黨與布滿諸路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賢士大夫耻於遊宦東南而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若黼父子尤專江淮二浙之勢良民受害怨之刻骨而一時奸雄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詹

旨急追還闕早正典刑其差忠信可委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社庶全陛下父子之恩金人迫京師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謫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忌疾賢能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列卿之中不一二日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不用知陛下

能去邪矣李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用邦彥
又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綱自起廢官獨任大事邦
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用兵小不利遂得乘間
投隙歸罪於綱竊聞邦彥時中盡勸陛下他幸京城
騷動若非綱爲陛下建立則乘輿播遷宗廟社稷已
爲丘墟生靈已遭魚肉賴聰明不惑特從其請而邦
彥等讒嫉無所不至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宗社
存亡未可知也邦彥等執議割地盡河北實朝廷根
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朝廷能復都大梁乎不
知割太原中山河間北之之後邦彥等能使金人不

復敗盟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朝廷爲甚重。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付种師道以闔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徧問諸國人。必皆曰綱可用。邦彥等可斥也。用人之際。可不審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者旁午。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遣撫諭。乃稍引去。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

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潛善輩方揭示綱幸金陵舊奏，東言綱在中途，不知事體，宜以後說爲正，必速罷潛善輩，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字畫如平時，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爾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敢言，已言，肯逃死乎，吏曰，吾亦

邦公安敢相追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東言六賊及薦李綱去潛善輩乃天下之公言胡珵果筆削之其心皆止於愛君乃不論所言之是非以草萊之士挾權爲罪譬誦工諫何所逃譴使建炎果用東言必無渡淮航海之事然高宗特以靖康之閧爲懼不欲伏闕却不以言罪人他日贈東官祭東墓聘其家而官其後以生前布衣爲身後法從於東亦無憾嘗曰朕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贈官推恩未足稱朕悔過之

意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聖心惻怛如此

宋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蔡卞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僚屬扳擢畧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即偕顯列矣好問笑不荅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擢御史中丞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滌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

奏封帝雖當食輒使聞其說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此下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

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

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城都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呵之宣以語侵傅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

公眞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可也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祭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遣好問齎手書詣行在所

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相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綱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甞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賫帛書具道京内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賫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避地卒于桂州

宋洪皓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少有奇節登政和五年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大水民多失業皓白郡守以振荒自任發廩損直以糶民坌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清白幟湼其手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其後秀軍叛縱掠郡民無一得脫惟過皓門曰此佛子家也不敢犯建炎三年五月帝將如金陵皓上書言内患甫平外敵方熾若輕至建康恐金人乘虛侵軼宜先遣近臣往經營俟告辦回鑾未晚時朝議已定不從既而擀之從

日帝問宰輔比諫移蹕者謂誰張浚以皓對時議遣使金國浚又薦皓於呂頤浩召與語大悅皓方居父喪頤浩解衣巾俾易墨衰絰入對帝以國步艱難兩宮遠播爲憂皓極言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遷皓五官擢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爲大金通問使龔璹副之至順昌聞羣盜李閻羅小張俊者梗潁上道皓與其黨遇嘗曉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其黨悔悟皓使持書至賊巢二渠魁聽命領兵至宿衛皓至太原留幾一年金遇使人禮日薄及至雲中粘罕迫二使

仕劉豫皓曰萬里啣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忠事之邪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願就鼎鑊無悔黏罕怒將殺之旁一酋唶曰此真忠臣也目止劍士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燾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宂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麄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爇火爊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

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既不受後乃命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之禮也悟室或荅或黙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許謂我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梨粟麪獻二帝始知帝即位皓聞祐陵訃北嚮泣血旦夕臨諱日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舊俘讀之皆揮涕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

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今再舉尚可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又書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知此一書是冬又密奏書曰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皆以婦人隨軍今不敢也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再造反掌爾又言胡銓封事此或有之金人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惜置之散地又問李綱趙鼎安否獻六朝御容徽宗御書其後梓宮及太后歸音皓皆先報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金人懼爲患猶遣

人追之七騎及淮而皓已登舟十二年七月見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席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自建炎己酉出使至是還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邵弁得生還而忠義之聲聞于天下者獨皓而已皓既對退見秦檜(不可與言)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歸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主眷(真小人之言至今令人唾之)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

丙八月除蘅猷閣直學士金人來取趙彬等三十人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于鄭鄭小國也能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蓋慮知其虛實也彼方困於蒙古姑示強以嘗中國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疏曰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族歸乃遣又因言室撚寄聲檜怒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宜言變理乖繆洪尚書名聞天下胡不用檜聞之愈怒繫鍔大理獄辟流嶺表鍔初不識皓特以從太

后北歸在金國素知皓名爾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月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之贈四官復徽猷閣學士諡忠宣

宋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荅曰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于戈鋒鏑間外亂內訌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受撫軍事判

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
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
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
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
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
我也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
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
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
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
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

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夷陵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

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厄已萬萬僕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愎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從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從共分謗耳吁可惜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如有饑

渴而近侍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刼持詔除名編管昭州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

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募其書于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許剛中謫知虔州遂死焉剛中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囊封朝奏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廈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

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且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又進言乞都建康謂漢高祖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鬬不搤其亢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與背也建康則搤之拊之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宿州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衂自

此會議
如摘語

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陛下自
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
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
去唯臣在爾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
不能也近宿州之敗士死於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
以得之金賂權貴以自解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
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疑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十一
月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
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者銓一人而已
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

自何臬主和維陽失守自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說得破此向來權貴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強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爲節度使銓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侯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燕雲來降未幾爲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包藏禍心或爲內應後將噬臍勿任以

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弔者十眞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

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廸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受其賂也）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皇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和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私覿賀正生辰之使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廪涸於將迎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去

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爲議者可斬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可賀者亦卞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璧輿櫬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

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金人欲得秦商地邀歲幣稱叔者魏杞分兵攻淮僉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出師掎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

宋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爲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盜沈師犯南粤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淳熙十二年正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既而皆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爲者耶或謂金

主此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
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
必固北之戍者以身鎮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壻經營
其南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
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
始安李煜失滁楊二州自此南唐始衰今日棄淮而
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
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於擾者也
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埸日擾而未
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

文也其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迺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薦載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

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所仰以爲資耶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事必見其

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
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平居無以知其人
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
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符堅而郗超知其必勝
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屐屐之
間無不當其任溫於樗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
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
大用而後見哉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
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
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

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光宗即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韓侂冑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

翼宮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凡邸報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場謚文節

宋汪立信

汪立信六安人也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吳興劉元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

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

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犄角戰守並用刀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親正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境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

言敢爾蓋以立信形云壽中以危法糜斥之咸淳中
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
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
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
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
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
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
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
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
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

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趣手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其二策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楊立信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窶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鎭江命爲粥以食流民使其客

黃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盍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使明年登第其後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宋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弋陽人也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五年慧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

亡漕使陸景思斷之上其槖於似道坐居鄉不法且
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二年赦放歸德祐元
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
部曲皆誘下之遂屯建康枋得與呂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之爲
鎮撫使使之行成且願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從之
已而師夔知江州遂叛降元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
招諭使知信州明年正月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
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馳至
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

團坪矢盡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已而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後四季祥興帝崩於厓山宋亡枋得居閩中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

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眞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邪棄之於地

終不食而死伯父徽開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二子趨進抱父屍亦死

宋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王旻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不恤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淳祐初始舉進士中第辟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芝感珙知

巳扶其柩葬之輿國即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鎭京湖起爲制置司參議移鎭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淮南烽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室盡燬州賴鹽爲利而亭戶多亡去庭芝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故亭戶負鹽一百餘萬亭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

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城守愈
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
夏貴入援大敗范文虎總諸兵再入又敗冬命庭芝
以荊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
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
命於閫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
觀察使文虎日携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爲樂庭芝屢
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
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之數自劾請
代不允竟失襄陽陳宜中請誅文虎似道庇之止降

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楊州制置印應雷暴卒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已得專力淮東從之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爲諸道倡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五人於市即日詔苗再成戰其南許文德戰其北姜才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爲之死闘朝廷亦以督府金帑之加庭芝參知政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爲詔諭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諭降者也已而

兩宮入覲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闐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州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麴蘗以給之兵

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是月益王遣使以少保
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
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
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俾將孫貴胡惟孝等
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
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
爲不殺之何俟於是斬之

元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世家河西父官廬州人泌班行
盜起河南陷郡縣至正十三年起闕副使分兵守安

慶俄陞都元帥廣西苗軍五萬從元帥阿思蘭沿江下抵廬州關移文謂苗蠻不當使之窺中國詔阿思蘭還軍苗軍有暴於境者即收殺之時羣盜環布四外關居其中屹爲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參知政事仍守安慶沔陽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急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鎭明日癸亥遂薄城下關遣兵扼於觀音橋俄饒州祖寇攻西門關斬却之乙巳賊乘東門紅旗登城關簡死士力擊賊復敗去戊申賊并軍攻東西二門又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庚戌復來攻城金鼓聲震地關

分諸將各以兵扞賊晝夜不得息癸卯賊益生兵攻東門丙午晉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寇軍南門羣盜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䦨身當之從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䦨亦被十餘創日中城陷城中火起䦨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䦨妻邪十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口誓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䦨嘗病不視

事將士皆籲天求以身代闕闕强衣冠而出嘗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士以盾蔽闕闕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卒時年五十六事聞贈闕清忠諒節功臣謚忠宣議者謂自興兵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爲第一云初闕既死賊義之求尸塘中具棺斂葬於西門外及安慶内附

大明嘉闕之忠詔立廟于忠節坊命有司歲時致祭

元福壽

福壽唐兀人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反告時車駕在上都廟堂皆猶豫未決欲驛奏以待命福壽獨以謂

比使得請還則事有弗及矣於是決議調兵五百遣
衛官許之而後以聞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圍集慶福
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通出入而城
中勢不復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
床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或勸之出叱之曰吾爲國
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俄而劉
集福壽遂遇害事聞追贈封衛國公謚忠肅